

時間軸排序

球員視角① | 艾思達、亞爾杰、狄安、溟、芬里爾 | 【上半季第一場】

◆交流① | 芬里爾 | 【上半季第一場賽後】

觀眾視角① | 芬里爾、珍妮絲、靜、路恩、維里奧、四月 | 【上半季第二場】

◆交流② | 刀麻 | 【上半季第二場賽後】

↳ 賽後 | 艾布里、佐和子、文森、？ |

球員視角② | 芬里爾 | 【下半季第二場賽後】

◆=非開嘆投稿

字數統計

頁數

9

字數

172

字元數

6156

字元數 (不含空格)

6141

關閉

球員視角①

└ 艾思達、亞爾杰、狄安、溟、芬里爾 ┘

【上半季第一場】

陰沉沉的一整片灰雲覆蓋在城堡上方，利文與芬里爾一同踏入休息室內，做著出場準備的同時隱約有不好的預感襲上心頭，但他們只是默默做好準備迎接本學年第一場比賽。

後來預感成真了。

看著眼前的傾盆大雨，踏入球場不到五分鐘、就連內褲都溼透的利文在心中祈禱著希望比賽趕快結束。

但人生總有事與願違的那幾日，不巧的是這就是其中一天。

傾盆大雨中少年單薄的身體是如此容易地被風雨吹走，但他並不是初次上場的新進球員，而是在去年剛出場就倍受關注的雷文克勞看守手。

亞爾杰抹開黏在自己前額的髮絲，堅強地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即使寒冷與視線模糊讓他的身體與體溫都瑟瑟發抖，他卻再次快速地轉身擋下即將飛入球門的快浮，順帶把原本屬於敵隊的球轉向自家球員，過程流暢到讓人幾乎察覺不到刻意。

在球門不遠處的紫髮少年嘴角微微上揚，伸手把快浮撈入懷內。

距離開場已經經過一個小時，雷文克勞追蹤手狄安、凱維爾的呼吸隨著低溫與疲勞變得有些紊亂，卻依舊矯捷閃過少女擊向自己的博格、抱著快浮往球門前進，似乎有意要為雷文克勞拿下分數。

只是在接近球門那一剎那，他卻選擇把快浮向右方防備間隙拋去。

那邊正守著另外一位身材單薄的灰髮少年。

眼眸中的晶藍色閃過一絲凌厲，包裹著皮革的手臂接下差點被風雨吹離軌道的快浮，閃躲著瘋狂博格的艾思達分身乏術卻注意到兩位追蹤手的動作，她在終於避開博格的那一剎那想要用身體擋住球門、試圖阻止敵方的得分，但灰髮少年丟出的那顆快浮出乎意料地擦過腰際。

她瞪大雙眼，眼睜睜的看著它投入球門。

『由夜久溟成功突擊的把分數拉回至二十比二十，兩隊目前同分！』

觀眾席的一片藍海爆出歡呼，兩方分數追平，陷入拉鋸戰。

艾思達的表情微微懊惱，隨即反應快速地把博格引出球門，用掃尾生氣地往雷文克勞的方向擊出，成功讓博格轉移目標追著另一位追蹤手攻擊，而這樣的舉動也順利擾亂敵隊逐漸在大雨中穩住的步調，博格如她所願開始攻擊雷文克勞的球員。

此時的博格打落兩位選手，這樣的行徑在以往比賽上不是沒有遇過、卻也相當少見。

渾身溼透的利文抹了抹臉，懊惱地想著沒有把護目鏡施上幾道防水咒同時，握著球棒與隊友前後包抄博格，在有限視線中搜尋能夠妨礙行動的追蹤手。

有個藍色的身影正不偏不倚飛在預想中能夠擊出博格的軌道上。
「……………找到了。」

『一個漂亮的迴旋後由身後俯衝的利文·維羅納接手擊出！哎呀、只差一點點就要打中卡密依·貝爾涅的膝蓋啦！』

經過一個學期後，去年對於攻擊別人依舊抱持著愧疚與猶豫的他早已做好準備，心安理得的回歸把別人打下掃帚的本心。

抱持著不能讓雷文克勞得分的打算，反手握住球棒的利文再次擊出更具攻擊的博格，但卻沒有看見博格卻反而偏向少年左後方的球竿產生反彈，緊接著膝蓋一陣劇痛襲來——

眼前一晃，播報的聲音混著雨水攪合著疼痛讓耳朵嗡嗡作響。

浸滿雨水的球衣沉重到讓人無法動彈，及時握著掃柄不讓自己摔下去的利文勉強地緩慢降落，直到接近地面前才終於生出力氣爬上掃帚重新拉高，緊緊握著掃柄的左手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不知道到底是緊張還是疼痛比較多。

他飛向正把芬里爾當作攻擊目標的博格，反方向擊出直達敵隊中心，現在針對單一目標攻擊已經不可行，讓對手混亂才是上上策。

只要能達到目的，就能爭取抓到金探子的時間。
他必須這麼做。

在這之後也許半小時，也許已經幾個小時，狀況僵持讓利文分不清時間到底多久、場上也無分敵我地產生越來越多的失誤，許多人都被毫無預料的長時間消磨下雨所剩不多的力氣，就連劇痛也隨著時間流逝只剩扯著神經的絲絲疼痛。
在此同時、播報聲傳入場內——

『——他成功了嗎？他舉起了手！——在此告一個段落——由赫夫帕夫——獲得今年度魁地奇球賽的第一勝！』

結束了。

直到赫夫帕夫觀眾席爆出歡呼高呼勝利後，利文才精疲力盡地趴在掃帚上，緩緩降落在球場的某個角落。

觀眾視角①

| 芬里爾、珍妮絲、靜、路恩、維里奧、四月 | 【上半季第二場】

一夜無夢的他早上醒來過後又昏昏沉沉睡到下午才清醒，迷茫地想起今天還有比賽。

意識到這點的他低頭檢查腿部理解狀況——看起來還有點青紫卻已經沒有昨天小腿變形的可怕狀況，他活動身體，確認走路只是有點抽痛後便起身下床換上乾淨的衣服，掀開簾幕望向昨晚還空著的病床，上頭正躺著熟悉的友人。

早上被人發現情況不對勁、直接被送到隔壁床的芬里爾依舊臉色發紅地昏睡著，利文確認病人早已乖乖喝下床頭櫃的魔藥瓶後才一跛一跛離開醫院廂房，溜去看下午葛萊分多與赫夫帕夫的賽事。

去年每場賽事無論身為觀眾或是球員他都不曾缺席，理所當然這場也該去當觀眾。只是他剛走到球場就發現身體似乎產生異狀，加了幾道保暖的咒語讓不停起寒顫的身體穩定一點才繼續前進，隨意找個座位入座。

穿著綠色球衣的紅髮少年穿過藍色人影快速飛向距離自己並不遠的球門，卻猝不及防地為了閃躲博格而減輕投球的力道，手中快浮差點落入另外一個藍影的懷裡。

閃躲博格與投球的技巧熟練且反應快速，一閃身又避過那顆特別瘋狂的博格。

與另外一名追蹤手重新傳遞快浮，他吃力閃過連續兩場都有些躁動的博格，在打擊手的保護下試著突圍敵隊隊員。

只是以上的賽況利文通通沒看到。

直到聽到尖叫鼓舞聲後意識混亂的利文才清醒，茫然環顧球場。

睜細眼望向球門，在被藍影妨礙的視線中他看見束起白金色長髮的少女，專心觀察場內狀況的同時轉身利用掃柄擋下襲擊自己的博格，然後又看見黑髮少女帶著可怕的笑容大力揮動球棒，發誓要把場上其它顏色的球員都打下去。

……這場赫夫帕夫與史萊哲林比賽？

利文忍不住環顧場上的觀眾，視線越過身旁有著一頭墨綠短髮快速揮動加油旗的少年，才發現不僅是場內、場外也是滿滿碧藍與鮮綠，沒有一點預想中的鵝黃。

……………走錯了。

但現在回去也很麻煩，反正下一場與史萊哲林比賽，不如繼續待著觀察情況。

打定主意繼續觀賽的利文專注地看著場內的情況。

「利文？」

驚呼聲讓利文抬起頭來，被陰沉的天空襯著的是熟識的友人，靜似乎很驚訝他出現在這邊。

「昨天不是比賽一結束就被帶去醫護室了嗎？你的臉色有點……」

「我…呃…想來看看。」

答非所問顯然讓靜感到有些疑慮，他起身移步到利文的身旁，墨綠色短髮的少年皺著眉頭、抿著唇不發一語但手中的旗子揮得更大力、表達被擋住視線的不滿。

察覺到對方怒氣的利文，連忙拉著因為吵鬧而沒有發現到這個狀況的靜來到身旁。

「身體不舒服記得要回去休息，」稍作叮嚀後的靜繼續坐下來觀賽，注意到利文視線投射的方向後開口，「怎麼在看史萊哲林的看守手？好歹你現在坐在雷文克勞的地盤。」

他不承認自己做出如此失態的舉動，抿著唇反駁：「我有一直看？」

「有。」

「……」

利文移開釘在路恩身上的視線，吃力地開始追逐起在場內活躍的紅髮少年。

他記得那個是史萊哲林的隊長維里奧·羅恩，在利文心目中屬於帥氣陽光、能吸引許多女孩注意力的那一類型，路恩看起來也很在意他，只要快浮被羅恩抱在懷裡、視線就會緊緊黏在他的身上。

不，她在意的不只他一人，其他的追蹤手也會受到同樣待遇……

……好羨……

……

……不對，路恩是看守手，這是她的職責。

周遭的吵鬧加上疲倦讓利文的思考已經開始混亂，為了不繼續發神經、在金探子出現後的熱烈氣氛下利文便決定先行離開球場。

與靜道別後，他開始考慮要不要鼓起勇氣喝下那個能讓頭頂冒煙的詭異魔藥。

【賽後】

| 艾布里、佐和子、文森、？ |

「哼、發燒了還出來亂跑！」

氣鼓鼓的臉頰攙扶著利文重回醫護室，利文即使燒得有些發昏卻依舊明確感受到艾布里凌厲的目光，只好低下頭繼續裝無辜。

離開球場後他便因為猛烈襲來的疲倦而放慢腳步，在此同時正好撞上打算前往醫院廂房的艾布里，於是偷溜的行為被前級長揭穿，連拖帶拉抓著利文往廂房跑。

把一壺濃湯與幾罐魔藥放在桌上要利文全部喝光，利文自知理虧只好乖乖喝下，卻獨獨漏了一罐會讓頭頂冒煙的魔藥。

胃部被湯湯水水灌撐的利文對這一切沒有抵抗跟怨懟，但似乎是想忽視那罐被遺棄的魔藥而裝作沒看到，在一旁已經吃起零食的艾布里注意到這種情況只是悠哉開口：「不介意我把拉辛叫來的話就可以不喝。」

「……」

猶豫在瞬間被招滅，過幾分鐘利文的頭在眾目睽睽之下冒出白煙後，艾布里才滿意地揉了揉學弟的頭髮，放下巧克力蛙後離開醫護室。

驅走感冒後的疲累讓他很快趴在床上，但掛心自家學院比賽結果的利文睡不著覺，於是他一邊保養掃帚一邊與來探望的人們閒話家常。

感嘆著人類強大的承受力，佐和子解決桌上的巧克力蛙，一口半隻。

「你到底怎麼辦到的呀？第一次骨折拖著腿跑出森林，第二次打了好幾個小時的球賽，好厲害哦，對了我們那場比賽是史萊哲林贏，當時沒來得及跟你打招呼你就離開觀眾席了。」

「……我想知道的不是那場比賽結果。」

有人說你可以吃巧克力蛙嗎？利文腹誹著。

「可是你都很專注的盯著賽場啊，難道不是因為下一場的對手是史萊哲林嗎？」啃完一整隻巧克力蛙的佐和子拍了拍他的肩膀，「下一場你們一定要贏他們喔！雖然我不會去看。」

「……………」

送走完全不知道來這裡做什麼的佐和子，隨後進來的是剛觀看完球賽的文森，帶了幾塊餡餅與熱紅茶入內探望，利文立刻打起精神把保養得差不多的掃帚放在一旁，詢問比賽狀況。

以往由於身為搜捕手，文森大部分都把注意力放在金探子及其他搜捕手身上，但上一場的博格表現實在是太過出色，這也讓他開始緊張起不小心被撞下去的可能性。

「博格還是跟上一場一樣可怕，不過受的傷都沒有太嚴重……畢竟比賽時間沒有很長，大家的體力還算足夠，」嚼著帶來的餅乾回想剛剛賽場上的情況，直到吞下口中的食物後才簡單地提起最後結論，眼中閃著崇拜的光芒，「最後是布萊恩學姐抓到金探子。」

沒有得到好消息的利文顯得有些難過，但當文森把目光重新放到他身上後又馬上回歸原本的态度，展露自信。

「這次讓給你們，下次會是我們贏得勝利。」

文森一愣，忍不住勾起嘴角，「可不會讓你們有追上我們的機會！」
兩個少年互相笑著又說了幾句玩鬧的話後才結束話題，文森叮嚀眯起笑容卻難掩倦色的利文幾句照顧身體的話後便離開醫護室。
隔壁床的芬里爾似乎有醒過一次，但在利文回來時也已經陷入昏睡。
而利文原以為喝了魔藥大概就差不多好了，卻也因為疲倦而昏昏沉沉，意識隨著夜幕低垂落入夢裡。

睡得比想像中還要不平靜。
或許是喝了魔藥還沒休息、腿傷尚未在時限內完全好轉就跑出去的關係，過沒多久利文又開始發起低燒，身邊似乎有人來來去去，直到口內又被灌入某種魔藥後病情才逐漸和緩。
但過沒多久身旁似乎又來了人。
那個人拉起翻身被捲下的薄被，利文疲憊到醒不過來，傳入腦中的抱怨也斷斷續續。

「...明明喝個辣椒特效藥就可以好.....頂多冒煙冒個一會，為什麼不喝...」
因為很詭異。

「掛病號還不乖乖躺好竟然溜出去看球賽.....博格就該往你這個方向飛.....」
當觀眾還往我這飛也太慘了。

浮現在腦中的語句始終沒有說出口，頭上被體溫搗到溫熱的溼毛巾被拿開，帶有少許薄繭的小手貼上溫度燒高的額頭，最終換上冰涼舒服的毛巾才讓利文始終皺著的眉頭舒開。
床頭傳來放置物品的聲響後隨即是在紙上寫下文字的細微摩擦聲，身旁的人細心地又伸手拉了拉他的被子，確認一切都好後腳步聲才逐漸離去。

再次醒來後已經是隔天早晨，這時他才想起昨天似乎有人探望，一扭頭便看到一罐包著素色布料的杯子，因為咒語的關係讓杯內的液體依舊保持溫熱，他拿起紙條後看清字跡才明白昨晚的訪客是誰。

『這是德國傳統治感冒的藥草茶，乖乖喝完它。』

深紅色的液體傳來陣陣柑橘香氣，利文毫無心理準備地一口喝光『藥草茶』，直到溫潤苦澀的液體流入喉嚨才皺著眉頭，注視早已見底的杯中抱怨。

什麼藥草茶，根本是熱呼呼的紅酒。

表面上皺著眉頭，但小小的喜悅依舊在心中不斷翻騰，直到隔壁床的芬里爾清醒後才緩慢收斂自己的情緒。

若是開口說出這個杯子的來由，就彷彿失去這段如同兩人間的小祕密。
.....果然還是不想被人發現這件事情。
裝作沒事地把杯子偷偷放入掃帚保養箱中，利文思考著洗完杯子過後要搭配什麼樣的回禮，心情愉悅地收拾東西準備打包回寢室。

球員視角②
「芬里爾」
【下半季第二場賽後】

這場比賽以接二連三的失誤作為結束。

即使贏得勝利卻也沒有辦法忽視整場比賽幾乎算是毫無貢獻的成果，難受是有，但事實上他與去年比起來其實沒有真的過於責備自己，相反的他比較在意的是其他事情。

這場瘋狂針對掃尾的博格努力打傷雙方隊員有些尷尬的部位，利文也是遭殃的一份子。他還記得場上播報員提及此事時所說的話。

『屁屁格依然盡忠職守，啪啪啪的讓人想要提告啦，這個可是很嚴重的性騷擾唷！』

雖然內容並未提及自己的名字，在這同時也不是只有一個人被打中讓人無法直視的部位、但那種狀況下還是讓利文惱羞成怒的差點把攻擊目標不理智地轉向博格本身，恨不得一擊就把那顆瘋狂的鐵球打成碎片……當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比賽結束後、利文實在是不想要去醫護室面臨必須要在成熟女性面前把褲子脫下來的窘境，選擇直接避開史萊哲林會經過的路線回到寢室，頂著額頭的一片瘀青及屁股的紅腫隨便洗個澡便先處理額頭上的傷，躲回床上趴著休息，打算之後再拿出所剩不多的藥膏治療其他部位。

門口的動靜打擾正閉著眼睛休息的利文，他聽見腳步聲由遠至近地停在自己的床邊。

「呃，利文，你在吧？我的祖母給的藥膏很有用，你要試試嗎？」

……果然全部的觀眾都看到原本應該打博格的赫夫帕夫打擊手被博格打屁股。

雖然他不是唯一一個遭遇如此狀況的人，但他還是掩著臉不想面對這個事實，只是心理不想面對還是要回答芬里爾的關心。

「謝謝你，你把藥膏直接給我吧，我自己上藥就好。」

比起上學期來說相對結實很多的手穿過簾幕遞給自己，利文接過藥膏後便直接替自己上藥，芬里爾則是拉開床頭擺放的椅子坐在利文的床邊。

「……下一場比賽很重要呢。」

上完藥的利文重新趴回床上，「啊啊，的確。」

最後一次的比賽、也是葛萊分多與赫夫帕夫兩院之間誰會贏得今年冠軍的重要比賽，兩院各自球隊都有人望的隊長也即將卸下職務，不管是他們或是葛萊分多都會為此全力以赴。

或許會是一場艱困的比賽，而搜捕手承受的壓力又比其他人還要重。

利文想起去年芬里爾第一次上場前對自己所說的話。

『利文，怎麼辦？我好緊張。』

即使此時此地的狀況已經與以往不同，責任感帶來的壓力也遠比之前還重，但他似乎還是聽到芬里爾想著這句話，只是微弱到幾乎讓人無法察覺。

「明天一起加油吧。」

去年的芬里爾再也不會有回到這裡說出恐懼的機會，今年的芬里爾選擇把這些藏在心底最深處，面對恐懼全力以赴。

唇邊隱隱帶著笑意的利文閉上眼。

直到現在利文依舊不是很清楚芬里爾這學期的改變原因，但他看著現在的他卻認為這並不是件壞事，他本人似乎也接受自己這樣的改變。

這樣就夠了。

「我再也不會讓搜捕手被博格打屁股了。」

「你也要小心不被打屁股啊～」

「哼，要是那顆博格再打過來我就打爛他。」

「利文你果然很在意被她看到啊。」

「才不是。」

「我沒說是誰。」

「……………我也沒回答是誰。」